

歌者
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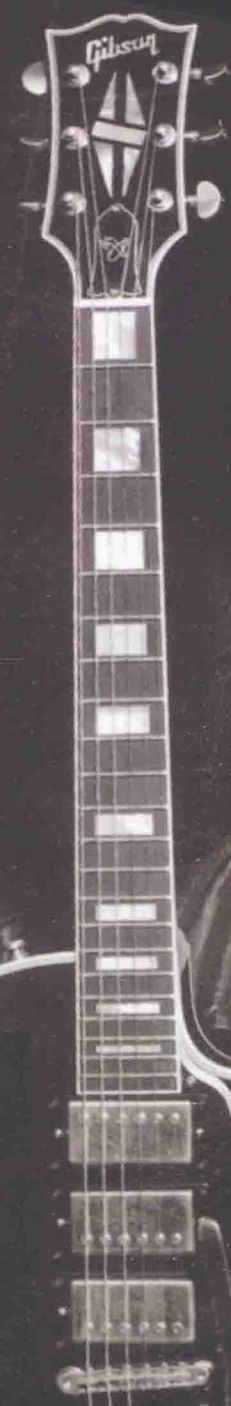
JIMMY PAGE

光 与 影

吉米·佩奇谈话录

LIGHT AND SHADE
CONVERSATIONS WITH JIMMY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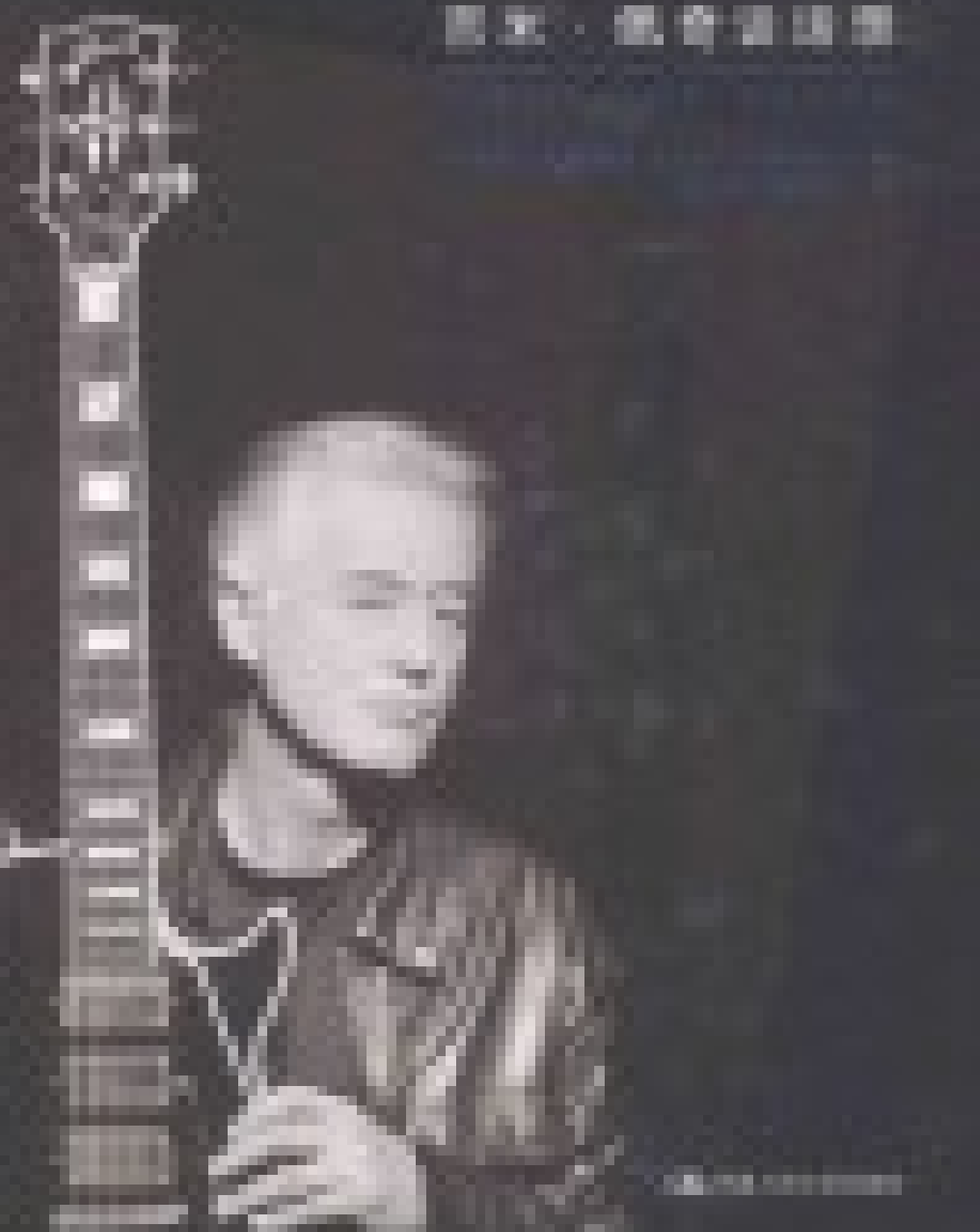
布莱德·托林斯基 (Brad Tolinski) 著
吴少狮 陈易之 译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光 与 影

摄影·视觉传达设计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歌者
传记

JIMMY PAGE

光 与 影

吉米·佩奇谈话录



LIGHT AND SHADE

CONVERSATIONS WITH JIMMY PAGE

布莱德·托林斯基 (Brad Tolinski) 著 吴少骊 陈易之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与影：吉米·佩奇谈话录 / (美) 托林斯基 (Tolinski, B.) 著；吴少骊，陈易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300-20015-6

I. ①光… II. ①托… ②吴… ③陈… III. ①佩奇, J.—访问记
IV. ①K835.6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067 号

光与影

吉米·佩奇谈话录
布莱德·托林斯基 著
吴少骊 陈易之 译
Guang yu Y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5 00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50 多年来，集吉他手、作曲家、制作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吉米·佩奇，对其所在时代的音乐产生了多重意义上的影响。年轻时，他与另外几位音乐人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美国的布鲁斯音乐带到了不列颠群岛，所掀起的音乐革命为滚石、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奶油（Cream）等乐队奠定了基础。60 年代，他在数不胜数的伴奏带中刻下了自己出神入化的吉他技巧。他曾与妮可（Nico）、乔·库克（Joe Cocker）、多诺万（Donovan）和“他们”乐队（Them）等各式各样的艺术家合作，也帮助当时最受年轻人推崇的“摇摆伦敦”¹（Swinging London）制作了原声。他和齐柏林飞艇开创性的演奏、作曲和制作不仅在 70 年代名列前茅，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依然不断引起共鸣。

即使到现在，佩奇的创造才华依然让世人惊叹。他的上一部摄影自传《吉米·佩奇自选集》（*Jimmy Page by Jimmy Page*），是对他的生活和事业最原始也最美好的解说；而他的新网站 jim-

1 摇摆伦敦是 60 年代早期风行伦敦的一种时尚与文化风潮，此处是指 1961—1969 年间播出的与这一风潮有关的电视节目。——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mypage.com, 图像和信息都十分丰富, 也算能满足他那遍布世界各地的粉丝对他工作和生活的好奇心。

考虑到他的成就与经历皆多姿多彩, 大家或许以为关于他的书不会少。然而事实上, 吉米·佩奇的个人世界始终远离公众视线。

听起来似乎是又一个“齐柏林飞艇之谜”¹, 但这一个倒没什么故弄玄虚——主要是因为吉米·佩奇惯于保持沉默, 毕竟他是那个在乐队 1976 年的音乐会电影《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 中乔装成隐者的人啊。更重要的是, 佩奇与音乐记者及乐评人曾有过一段不和睦甚至可说是敌对的历史。而音乐记者或者乐评人, 正是那批想写摇滚传记的人。

到底是怎么搞僵的呢? 说起来可能有点荒谬——在 70 年代早期, 当齐柏林飞艇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时, 热衷跟风的摇滚出版界对齐柏林飞艇的音乐总是——说得好听些——没什么兴趣, 纵使现在它已广受推崇。

当时的《滚石》杂志特别蛮不讲理。1968 年, 乐评人约翰·门德尔松 (John Mendelsohn) 写了一段关于齐柏林飞艇第一张专辑的 389 字解析, 断言这张专辑的价值“与它的大哥乐队‘杰夫·贝克组合 (Jeff Beck Group)’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是在炒杰夫·贝克组合的冷饭”。几个月后,《滚石》又请这位门德尔松来评价《齐柏林飞艇 II》², 而他用一句“整张唱片里只有那首特别重型的歌值得一听”把他们打发了。

《滚石》绝不是当时唯一一个挑刺的。1970 年 12 月, 底特律传奇摇滚杂志 *Creem* 刊登了一篇针对《齐柏林飞艇 III》的差评, 臭名昭著。乐评人亚历山大·爱斯奈 (Alexander Icenine) 佯装自己吸毒

1 齐柏林飞艇的职业生涯神秘色彩浓厚, 有诸多传言流传于世, 虚实难辨, 故称“齐柏林飞艇之谜”。

2 齐柏林飞艇的第二张专辑, 详情见后文。

过后思绪不清，以混乱的笔调来表达他对这张专辑的蔑视：

骑玻璃飞艇？那是什么？每次睡下，我常常就此扪心自问。有时候我又想，为什么他们不叫 Red Zipper 或者 Load Zoppinsky¹ 呢？然而无论问几次，都没有答案，他们也从不回答。

面对这样无礼的评价和其他所谓“理性客观”的评论，吉米·佩奇是怎么做的呢？他干脆彻底无视了整个乐评圈。

随着乐队的日益走红，评论也逐渐变得积极，佩奇对出版界冷漠的态度亦有所缓和——但是不管怎么说，裂痕都是难以修补的。老牌摇滚作家扬·乌赫茨基²（Jaan Uhelszki）仍然记得齐柏林飞艇 1977 年巡演期间她对吉米·佩奇进行的一次采访，过程很有趣。

当时，在整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和乐队始终待在一起，但我就是没法让吉米给我一次采访的机会。终于，他在巡演最后一天同意做采访，不过有一个条件：他的公关人员必须在场。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直到采访的时候我才明白，吉米规定我必须先把我的问题说给公关人员听，然后再由她把这个问题转达给他——即便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而且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只有 6 英尺。我们的采访就以这种形式持续了大约 1 个小时。

不过吉米也有权将自己禁锢起来——毕竟大部分记者只是想知道

1 Red Zipper 与 Load Zoppinsky，发音均相近。

2 扬·乌赫茨基，传奇摇滚杂志 *Creem* 的联合创始人，摇滚新闻界最早的一批女性从业者之一。

他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吸毒、是不是和骨肉皮¹（groupie）大搞危险性爱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和撒旦签订恶魔契约。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的记者能够在对待他或者他的乐队时，像对待约翰·列侬（John Lennon）、基斯·理查兹²（Keith Richards）和彼得·汤显德（Pete Townshend）那样严肃认真。不过随着事情的发展，这些都不重要了。吉米那不为人知的私生活也成了环绕于其身的重重谜题的一部分——他成了摇滚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

而之后就该我登场了。

1993年，我第一次和佩奇说上话。作为《吉他世界》（*Guitar World*）杂志的首席编辑，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即采访佩奇，和他聊聊那时他与白蛇³（White Snake）的大卫·科沃戴尔（David Coverdale）那颇有争议的合作。但说实话，我感兴趣的是更加私人化的部分——作为一个从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我是听着佩奇的音乐长大的，他和新兵⁴（Yardbirds）、齐柏林飞艇的作品嵌在我的基因里。我一直都很钦佩他作为吉他手、作曲家和制作人的创造力。他能当上制作人，全是凭借着他不输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和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的创新精神。

作为一个记者，我一直都很好奇，怎么就没人问他那些事情呢？这正是我想读到或者想写下的东西。

佩奇总是对记者发脾气，这一点对我而言当然不陌生，所以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采访过程虽说不上相谈甚欢，但我可以看出他很高兴我能和他聊一些十分专业和复杂的技术及音乐问题。我们第一次的

1 指乐于和摇滚乐手发生性关系的女歌迷，又称“果儿”等。

2 基斯·理查兹，滚石乐队吉他手。

3 20世纪80年代著名流行金属乐队。

4 吉米·佩奇曾经的乐队。

采访进行了几个小时，当他假装被我那极具挑战意味的提问搞得精疲力竭时（倒是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幽默感），我们稍微放慢了一点速度。但我偏向虎山行，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进行更深一层的访问。奇迹般地，这轮采访又坚持了一个小时，而且佩奇也丝毫没有摆出摇滚大牌的架子。能感觉到他很高兴能好好地谈一谈他的音乐——不止是齐柏林飞艇，还有他和科沃戴尔超过一年的合作。

这也就是我写《光与影：吉米·佩奇谈话录》的目的。其实这本书是我们初次会面后极为自然的衍生品。我认为吉米·佩奇是上个世纪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吉他手之一。我想也没想就把他和那些艺术奠基人，如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查克·贝里（Chuck Berry）等在艺术和商业成功之间架起桥梁的梦想家排在一起。他的音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仍在持续激励着那些在齐柏林飞艇解散后出生的年轻乐迷们。他的话和故事都很有历史意义。

我尽力诱使这位以擅长保护隐私而闻名于世的大师尽量多谈些他那绵延多年、丰富跌宕的事业经历。感谢我在《吉他世界》的职务，使我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不少机会能和吉米聊聊天。虽然我觉得我们算不上朋友，但至少我们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们在彼此的专业性之上建立起了相互尊敬的桥梁。

“专业性”是指，他随和亲切、举止礼貌、对我尊重——只要我不故意触碰禁忌。他希望我能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只讨论客观事实。¹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一点，我们的话题都只集中在音乐上。只要我遵守这些规则（当然不能明说），他便会和蔼可亲，且很真诚地接受采访。

让他推测他人对他音乐的态度开放性问题，或者试图让他对其

1 意思是不允许作者与他讨论八卦、绯闻、流言。

他音乐人做出消极的评价的问题，都是他所讨厌的。只要你问了其中一种，就会让原本进行得十分顺利的访问唐突地停下来，并且难以重新开始。作为一个作家，这些限制虽然会给我带来束缚，但是面对音乐这片肥沃的土壤，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说到禁忌话题，绕不开的便是佩奇对神秘学的狂热兴趣（这也是人们一听说我能和他见面就立刻问我的问题）。与大众的印象截然相反，他从来没有隐藏自己对魔法（magick，英国神秘学家阿雷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为将魔法与魔术区分开而选取的拼法）和玄学的痴迷，这种痴迷也表现在了他的音乐里。但他发现很难深入地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无论他说什么，最后都会被人故意曲解或者断章取义得耸人听闻——他觉得这样不仅侮辱了对他而言重要的东西，也会显得他是个神经病。这么想也没错。

不过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学问，分明是他的艺术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希望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多谈论一些他的兴趣爱好。搞不好这些信息还能让那些喜爱魔法仪式、玄学和占星术的人茅塞顿开呢。

除了魔法，《光与影：吉米·佩奇谈话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全盘揭秘型的传记，而是（至少我希望是）一本清晰的、由摇滚天才自己讲述的音乐人生，而它能给予读者些许启发。在音乐纪录片《吉他英雄》（*It Might Get Loud*）中，吉米简单地提到了对他而言“光与影”是什么：

力量十足的……雷声；让你陶醉的声音。吉他之所以如此让我着迷，是因为它有其他物体没有的特性。每个人弹吉他都具有自己的风格，这和他们的个性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把这本书想作是建筑在此观念的基础之上，一次倾听艺术大师讲解他的音乐的难得机会吧。

你会发现佩奇虽然是这本书的主角，但他绝不是这本书里唯一的聲音。本书中涉及的其他人，在佩奇的经历和音乐方面，作为旁观者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他们的话也可以为佩奇的叙述增添有趣的细节。比如，我之所以把约翰·瓦尔瓦托（John Varvato）关于佩奇对时尚的影响的看法也写了进来，是因为我觉得他有资格谈论这个话题，而这也是佩奇给世人留下的重要元素之一。

我想这些材料中所呈现的，即是一个复杂的男人身上如吉米所言的那种被称为“光与影”的东西。

布莱德·托林斯基

目 录

CONTENTS

1 我们的每场演出上几乎都有人打架·····	001
2 我想弹得石破天惊·····	014
3 我充分利用了它们·····	033
4 我希望能在艺术上拥有更强的控制力·····	060
5 让60年代见鬼去吧,我们将统治70年代·····	100
6 他们说我们是在自取灭亡·····	128
7 那些巡演完全就是纯粹的享乐主义·····	142
8 这就是我的生活——神秘学与音乐的融合·····	162
9 我被彻底打垮·····	200
10 关于音乐,我还有很多要说·····	220
11 我们老了,也更有智慧了·····	237
终场演奏·····	262
致 谢·····	267
参考资料·····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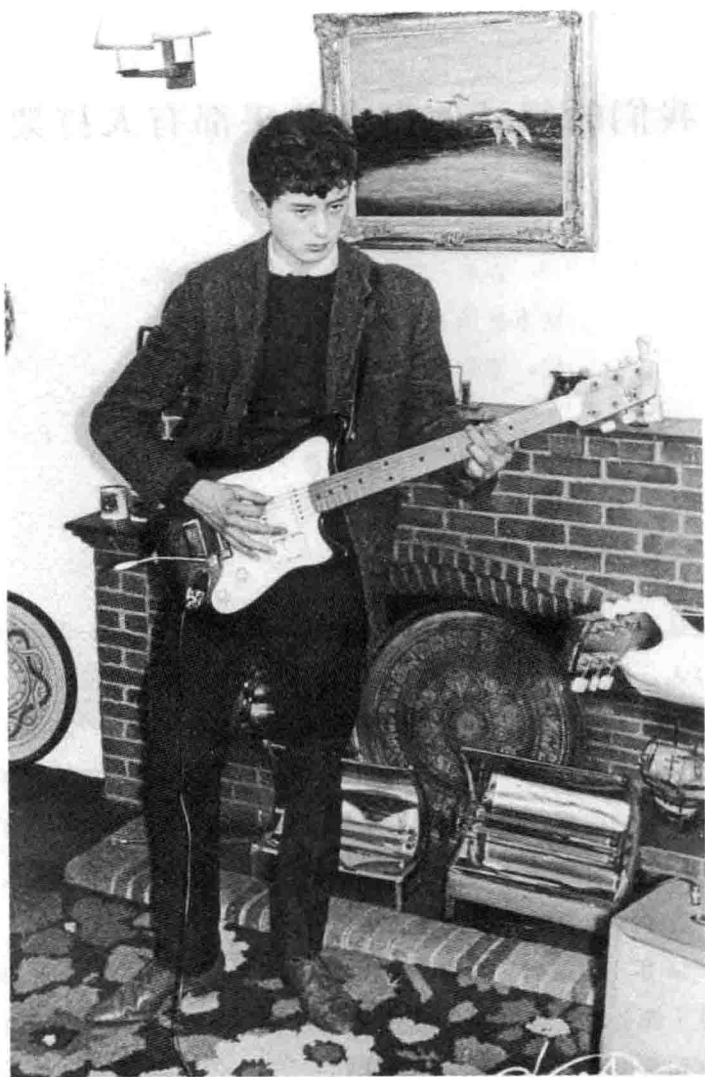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每场演出上几乎都有人打架

吉米·佩奇在吉他世界中探索，
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进入艺术学
校，并且为布鲁斯在英国的发展出了
一份力。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与许多神话故事如出一辙。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偶然发现了一件神秘的法宝：一旦掌控了这件宝物，人生轨迹便能就此改变。于是这个男孩踏上了漫长的征途，一路上他经受了神对他的技能、力量与勇气的考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最后他释放了法宝的能量，给他本人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齐柏林飞艇的创始人、摇滚界最伟大的吉他传奇人物之一——吉米·佩奇的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

1944年1月9日，星期天，詹姆斯和派翠西亚之子詹姆斯·派特里克·佩奇出生在伦敦的豪恩斯洛区。他们一家子在那儿住了十几年，直到希思罗机场的噪音促使他们搬到了萨里郡埃普索姆镇安静的郊区。或者用吉米冷淡的话来描述就是：“飞机来了，我家走了。”而这就是故事真正的开端。

“搬去埃普索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屋里居然有一



佩奇和他的第一把电吉他，1958 年（©托尼·比松）

把吉他。”佩奇在2004年接受英国记者查尔斯·沙·莫里（Charles Shaar Murray）的采访时说，“我也不知道是以前住在那儿的人忘了带走，还是它（属于）以前那家人的朋友——好像没人知道这把吉他是哪儿来的。”

吉米对那把被人遗弃的神秘吉他的探索也许是出于神明的眷顾。然而无需争议的是，一个在之后会被无数人奉为王者的人，将佩奇的命运与那把天赐的吉他联系在了一起：猫王的那首《宝贝我们过家家》（*Baby Let's Play House*），加入了吉他手斯科蒂·摩尔（Scotty Moore）充满着混响和滑音的山区乡村摇滚乐段，成了吉米认真对待音乐的起因之一。“我听了那张唱片，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他解释说，“我产生了一种萌动。”

13岁的时候，佩奇开始跟同学学习如何给吉他调音，也跟当地的吉他手学着弹一些基础和弦，但在这之后他基本全靠自学。他通过听英国早期爵士乐如罗尼·多内甘（Lonnie Donegan）的专辑和美国早期摇滚乐手如猫王、艾迪·柯克伦（Eddie Cochran）和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的专辑来学着弹曲子。

被儿子的热忱所感动，吉米的父亲给他买了一把日落色的原声 Hofner President F 孔吉他，这把吉他的样子和他心目中的英雄摩尔还有查克·贝里所使用的 Gibson 吉他很相似。大约一年以后，佩奇的吉他水平已经足以在 BBC 的“靠自己”（*All Your Own*）节目上弹奏两首歌了，那是一档由胡·威尔顿（Huw Wheldon）主持的青年才艺类节目。1958 年的表演录像显示早熟的吉米自信地弹奏着时髦歌曲《妈妈不让我们在这儿弹噪音爵士》（*Mama Don't Allow No Skiffle Around Here*）和莱德贝利¹（Leadbelly）的《棉花田》（*Cotton Fields*）。

¹ 莱德贝利，美国民谣的开创者，以沙哑的演唱和粗犷的演奏著称，1949 年于潦倒中身故。

没过多久吉米买下了他的第一把电吉他，那是有着3个拾音器的1958年版 Resonet Grazioso Futurama，它的圆滑曲线和摇滚明星巴迪·霍利¹（Buddy Holly）钟爱的 Fender Stratocaster 吉他有些相似。吉米一直通过和一些埃普索姆当地的乐队合奏来磨炼自己的技巧，到了1960年，他得到了音乐经纪人克里斯·提德玛什（Chris Tidmarsh）的注意。克里斯随即把他招进了一支名叫“莱德·E·刘易斯与红帽子”（Red E. Lewis and the Red Caps）的乐队，这名字正是在向吉米的偶像“吉恩·文森特和蓝帽子乐队”（Gene Vincent and the Blue Caps）致敬。

佩奇现在仍记得早期的那些演出——虽然有趣，但混乱不堪。“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只能在周末演出。”他说，“但那确实是让人大开眼界的经历。每逢我们演出都有人打架。那打架和咱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不会有人被枪击、被刀刺甚至被杀。那时候的打架比较像是一种暴力的游戏。基本上就是谁先倒在地板上，谁就输了，就这样。我也是在那时候学会了一项特殊技能——无论周围环境如何，我都能低着头弹自己的吉他。”

就在吉米加入红帽子几个月后，后来改名为尼尔·克里斯汀（Neil Christian）的提德玛什，炒掉了莱德·E·刘易斯并接替了乐队主唱一职。他把乐队名改为“尼尔·克里斯汀与十字军”，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巡演。他们把全英国上下的俱乐部都巡演了个遍。

这支乐队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天才少年佩奇，他能用自己新买的那把橙色 Gretsch Chet Atkins Country Gentleman² 惟妙惟肖地翻弹时下最流行的音乐。无论是查克·贝里和小理查德³（Little Richard）那充满力量的摇滚和节奏布鲁斯，还是像

1 巴迪·霍利，摇滚乐最早的“青春偶像”，22岁时死于飞机失事。

2 传奇乡村吉他大师查特·阿特金斯（Chet Atkins）的纪念琴款。

3 小理查德，20世纪50年代最受欢迎的摇滚人物。

桑托和约翰尼¹ (Santo & Johnny) 的《梦游》(*Sleep Walk*) 那样的器乐,或是当下排行榜前 20 名的任何曲子,吉米都能弹,而且弹得很棒。

虽然演出让人兴奋,但住宿的条件、演出的频率和条件艰苦的巡演路途,对于生理和心理都是一种折磨。在之后的两年中,巡演途中的尼尔·克里斯汀与十字军经常不得不在他们的货车后座或刚演出过的俱乐部凑合一晚上。甚至有时得枕着自己的乐器在地板上过夜。

1962 年的一个晚上,佩奇在演出结束之后倒下了。他被确诊为单核白血球增多症²,那之后不久,他就退出了乐队。

吉米走上演艺圈的道路着实一波三折,但毋庸置疑的是,18 岁那年他就成了一名优秀的吉他手,有着远超他年龄的成熟。他名声大噪,以至于当他还在十字军时,就被邀请与当时在英格兰很有声望的两位摇滚音乐家,即曾为全英最红乐队阴影(The Shadows)效力的贝斯手杰特·哈里斯(Jet Harris)和鼓手托尼·米含(Tony Meehan),一起在 1962 年参与了一次伴奏录音。当时他们录的歌是《钻石》(*Diamonds*),这是一首由杰瑞·罗顿(Jerry Lordan)创作的沉静纯音乐,引起巨大轰动,登上了 1963 年初英国排行榜榜首。也正是在那个时期,英国布鲁斯口琴大师西里尔·戴维斯(Cyril Davies)邀请佩奇加入他自己的一支极具影响力的节奏布鲁斯全明星乐队。但在有了十字军乐队的经历之后,吉米对于成为巡演音乐人一事变得谨慎起来。

在治疗期间,佩奇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他爱弹吉他,但是他在尼尔·克里斯汀乐队的经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把音乐作为

1 桑托和约翰尼,来自布鲁克林的意裔美籍双人组。

2 一种病毒性感染疾病,主要影响呼吸系统、肝脏及淋巴系统,一般一个月内会痊愈。